

我的澳洲故事  
我是谁？

〔澳〕安妮塔·海斯 著  
李尧 郇忠 译

目录  
contents

中译本序言 陆克文 ..... 1

中译本前言 ..... 3

译者前言 ..... 6

博默德里土著儿童收养院 ..... 1

艾夫斯街 ..... 31

历史背景介绍 ..... 185

## 中译本序言

澳大利亚和中国的关系源远流长，成果丰硕。在两国关系的发展进程中，文学翻译对两国文化和文化历史的相互了解做出了重要贡献。

安妮塔·海斯撰写的《我的澳洲故事：我是谁？》为中国人民打开一扇新的窗户，让他们看到七十多年前，澳大利亚原住民和非原住民之间常感紧张的关系。这本书讲述了一个原住民女孩五岁时和家人分离，后来到悉尼一个非原住民家庭生活的故事。通过这部小说，读者可以更深刻地了解澳大利亚原住民的生活以及“被偷走的一代”经历痛苦、忧伤和巨大的损失。

李尧教授翻译的《我的澳洲故事：我是谁？》捕捉到了这个独特的澳大利亚故事的精髓。三十多年来，李尧教授一直致力于把澳大利亚文学介绍给中国读者的工作，翻译了澳大利亚重要的文学作品。《我的澳洲故事：我是谁？》是他继翻译出版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帕特里克·怀特的《人树》、《树叶裙》、《镜中瑕疵》，托马斯·肯尼里的《内海的女人》，彼得·凯里的《凯利帮真史》、《亡命天涯》等澳

大利亚著名作家的重要作品之后的最新译著。李教授通过他的翻译向中国读者准确地反映出澳大利亚文化和文化史的多样性。我非常荣幸地借此机会感谢他的工作和奉献。

2008年，澳大利亚政府十分高兴地授予了李教授“澳中理事会奖”，以表彰他对两国文化交流做出的贡献。



澳大利亚前总理 陆克文

2011年5月17日

## 中译本前言

出于为那些受苦受难的人呐喊的责任感，我开始撰写《我的澳洲故事：我是谁？》。这是一部关于“被偷走的一代”的历史小说，描绘了一个小姑娘的心路历程。根据《新南威尔士州保护法》，她被迫与家人分离，被送到博默德里土著儿童收养院。后来，又被悉尼北岸一个爱尔兰天主教家庭收养。她的经历让我们看到同化政策毁灭性的力量以及澳大利亚政府如何试图把原住民从他们的家庭、故土和历史中分离出来。

玛丽是个虚构的人物，但我的祖母艾米·威廉斯确实曾与她的妹妹一起被送到库塔蒙德拉女童收养院。后来，她们又被送到阿斯菲尔德的好牧人收养院。我的祖母和许多“被偷走的一代”的女孩一样，年纪大一点之后，就被迫变成白人的家奴，为他们做家务。

我写《我的澳洲故事：我是谁？》的时候，不仅仅依靠存放在堪培拉澳大利亚原住民和托雷斯海峡岛居民研究院的官方文件，我还和曾经在博默德里土著儿童收养院生活了九年的多位长者座谈。书稿成形之后，我又送给 Link Up NSW（帮助原住民儿童与失散亲人联系的

组织)，希望把这本书写得更准确，希望得到他们的认同。因为这本书不是为阿尼塔·海斯一个人写的。我是为那些希望把他们的故事讲出来、经过核对、鉴定，最重要的是被人们阅读的人而写的。

这个故事是许多同类故事中的一个。这些故事旨在与那些仅仅因为原住民就被迫骨肉分离的孩子们一起感受心灵的痛苦和精神的混乱。政府认为，原住民儿童被白人家庭收养不但会过上更好的生活，而且由于和家人分离，原住民社会和民族最终就会彻底消亡。

许多年以来，原住民没有能够用自己的声音记录下澳大利亚历史重要的方面。用文字记录的历史完全遗漏了殖民主义影响下的种种事实。当殖民主义者记录一个国家历史的时候，全然忘记了他们对原住民造成侮辱与损害的那个黑暗时代。这本书的目的就是填补没有文字记录的这段历史空白。这不是原住民的历史，而是澳大利亚的历史。

所有澳大利亚人和我们的邻居中国人，一定要读一读“被偷走的一代”的故事。只有这样才能对我们作为当今世界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有更全面的了解。

许多原住民今天仍然在寻找他们回家的路。这本书就是为他们而写。

安妮塔·海斯（威拉德朱里族）

2011年6月24日

## 译者前言

安妮塔·海斯（Anita Heiss，1968—）是澳大利亚当代最有影响的年轻的原住民作家之一，也是第一位获得西悉尼大学文学博士学位的原住民。她出生在新南威尔士州中部的威拉德朱里部族，在悉尼郊区马特拉威尔长大，现定居悉尼。安妮塔·海斯出版的作品包括历史小说、诗歌、社会评论等。作为澳大利亚原住民精英的代表，她经常应邀出席作家节和各种国际学术活动，介绍她的作品以及她对澳大利亚原住民文化研究的成果。2007年，安妮塔出版了《没有遇到另一半》（*Not Meeting Mr. Right*），赢得很高的声誉，获得“杰出文学贡献奖”。2008年，又出版了该书的续集《远离另一半》（*Avoiding Mr. Right*）。2008年，安妮塔还和彼得·敏特共同编著了《麦夸里大学笔会原住民文学选集》（*The Macquarie Pen Anthology of Aboriginal Literature*），该书介绍了八十一位原住民作家、剧作家、诗人、词曲作家的作品，可以说是第一部澳大利亚原住民文学艺术史，极具学术价值。

2006年，她出版了《我的澳洲故事：我是谁？》。这本书讲述

了澳大利亚历史上备受关注的“被偷走的一代”的故事——原住民女孩、五岁的玛丽被迫与亲人骨肉分离，天各一方，在“收养院”受尽煎熬。几年后，她又被送到一个白人家庭，在侮辱与欺凌中长大。小玛丽不愿意在“白澳政策”的桎梏下生活，苦苦追寻，盼望有朝一日和亲人团聚。故事背景设在1937年，从一个小女孩独特的视角出发，以日记的形式叙述了一个民族悲惨的故事，揭示了20世纪澳大利亚原住民与白人之间的历史关系。

安妮塔·海斯这本反映“被偷走的一代”的作品出版之后，在澳大利亚社会引起很大反响。它像一支熊熊燃烧的火炬，点燃了澳大利亚原住民心中闷燃多年的火焰，也引起澳大利亚千百万善良、正直的白人和其他少数民族人民的共鸣。《我的澳洲故事：我是谁？》作为教材，在澳大利亚小学的课堂上使用，原住民儿童曾经的悲惨历史第一次展现在七十年后他们的“同龄人”面前。《我的澳洲故事：我是谁？》还被迅速翻译成西班牙语和法语出版。文学艺术作为政治的晴雨表，从来就以“先声夺人”之势引导社会舆论，激荡革命潮

流。安妮塔认为，“今天的原住民文学代替了政治团体，成为一个政治舞台，呼喊出原住民的心声。我们的小说、诗歌、传记都从原住民的视角出发，阐述了原住民对这个国家文化、社会、政治、历史的观点”。反映出原住民心声的安妮塔的作品和澳大利亚一大批有良知的作家、艺术家的作品一起，对澳大利亚国内政策的走向，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2008年2月13日，澳大利亚新任总理陆克文在国会重开之际，兑现竞选时的承诺，就“被偷走的一代”向澳大利亚原住民正式道歉。

那一天，国会大厅挤满了前来旁听的原住民和各种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成千上万的市民驻足在马路边与公共场所，屏住呼吸倾听新总理的讲演。陆克文总理满怀歉意，大声说：“澳大利亚迎来了改正过去的错误、满怀信心地前进、共同谱写历史新篇章的时刻。过去历届议会和政府制定的法规和政策，对我们澳大利亚的同胞造成了极大的痛苦、伤害和损失，为此我们道歉。尤其对那些被从他们的家庭、社区带走的原住民和托雷斯海峡居民的孩子，我们道歉。为‘被偷走的

一代’、他们的后人以及他们的家庭所遭受的痛苦，我们说对不起。对那些骨肉离散的父亲母亲、兄弟姐妹，我们说对不起。这种不体面的行为，对我们引以为荣的文化和强烈的民族自豪感造成巨大的伤害，我们因此而说对不起！”

澳大利亚文艺评论家维罗妮卡·布拉德利说：“历史不一定必须是主宰命运或者表示知罪的场合。它还可以告诉我们实现和谐的途径，并使之成为新的起点。”安妮塔·海斯的《我的澳洲故事：我是谁？》作为历史长河中一个小小的注脚，也以其积极向上的乐观态度和对光明未来的追求与期盼，和陆克文总理的“道歉”一起，成为澳大利亚和谐历史的新起点。

现在，陆克文先生又特意为《我的澳洲故事：我是谁？》中文版撰写了序言，不但进一步阐明他的立场，显示出他作为一个政治家的宽阔胸怀，而且充分表现出他对中澳文化交流的重视、对中国人民的美好情谊、对中国文学工作者的热情支持。这一切让我们深受感动。我们愿意借此机会，向陆克文先生表示崇高的敬意和深切的谢意！我

们将在澳大利亚政府和澳大利亚朋友的支持下，为中澳文化交流做出更大的贡献！

李尧 郇忠

2011年6月14日，北京

玛丽·泰伦斯日记  
1937年于悉尼

---

## 博默德里土著儿童收养院

---

我的名字叫玛丽·泰伦斯。以前，人们管我叫艾米·查尔斯。可是五年前，我刚到这个土著儿童收养院，他们就给我改名换姓。那时候我才五岁……

1937年1月27日 星期三

我的名字叫玛丽·泰伦斯。以前，人们管我叫艾米·查尔斯。可是五年前，我刚到这个土著儿童收养院，他们就给我改名换姓。那时候我才五岁，今天是我十岁的生日。你<sup>1</sup>是罗斯院长送给我的生日礼物。她在这儿管事儿，又像我的妈妈。我是她最喜欢的孩子，每逢我过生日，她总要送礼物。她特别喜欢我，让我在这儿待的时间比别的孩子都长。你知道吗？这个收养院的孩子长到十岁，都得离开。大多数女孩儿去库塔蒙德拉女童收养院，男孩儿去金切拉男童收养院。不过，只有皮肤最黑的孩子们才去那些地方。浅肤色的孩子们去孤儿院，比如帕拉马塔<sup>2</sup>、卢坦达和温特沃斯福尔的伯恩赛德孤儿院。这些孤儿院收养失去父母的孤儿，不只是土著小孩儿。我就不同了，收养院让我在这儿多待一段时间，帮助他们照料更小一点儿的孩子。我觉

---

1 这里的“你”指玛丽写日记的日记本。

2 帕拉马塔：澳大利亚东南部的一个城市，是悉尼城郊的生产区，建于1788年。

得这个收养院就是自己的家，不想再跑到伯恩赛德或者“库塔”——他们管女童收养院叫“库塔”——再“建”一个新家。还有一些孩子甚至到陌生的白人家生活。说来好笑，去白人家的孩子皮肤不黑，都是些肤色比较浅的小家伙。也许因为，肤色浅的孩子更容易适应白人家庭、学校，或者别的什么和白人有关系的玩意儿。

我的皮肤是浅褐色的，院长管我叫“咖啡色小公主”。我满头长长的深褐色鬃发，还有一双褐色的眼睛。我们这儿有的孩子皮肤颜色的的确确很深。我想，他们一定是晒太阳晒得太多了。有时候，我们不得不按照肤色由深到浅排队，好弄清楚哪个孩子应该去哪种收养院，谁又可以被白人家庭收养。我们这些小孩儿对以后要发生的事情一无所知，只是按照他们的吩咐去做。不过，既然院长像妈妈一样，她一定知道怎么做对我们最好，是吧？

我最好的朋友是玛伊，和我同岁。院长叫她“巧克力小公主”，因为她的肤色非常黑，长着一双褐色的大眼睛和一头深褐色的头发。她笑起来很滑稽，声音很大。她紧挨着我睡，我们是世界上最要好的朋友，无话不谈。我想，我们永远都是好朋友。

罗斯院长说，我应该把每天做的事情都写在你上面。我做的事情可多了，我会把这些事情都告诉你。这样一来，你就是我新交的知心朋友了，我心里的秘密你都能知道。不过现在我得上床睡觉了，明天再写吧。

1月28日 星期四

既然我们是好朋友了，我猜，你一定想知道我是怎么来到这所土著儿童收养院的。唉，我记得不多，因为我和我的两个小弟弟布卢伊、巴斯塔、妹妹贝蒂以及堂弟麦克斯一起被带到这里的时候，我才只有五岁。我们离开真正的家那天，是我一生中最悲伤的日子。我的几个婶婶和我妈都哭了。妈妈说，她不想让我们走，可是那几个穿制服的人说，必须跟他们走。我的弟妹们年纪很小，小得甚至都不记事，只懂得哭。我想，他们是因为害怕。我至今也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要把我们送到这儿。

现在，布卢伊、巴斯塔、麦克斯和贝蒂都到别的收养院去了。自从他们离开这儿，一直没有消息。我非常想念他们。他们走了以后，我每天都哭，心都碎了。我的亲生父母和兄弟姐妹都离我而去了。我也想去，想和亲人们待在一起。可是罗斯院长说，我和她待在收养院更好。我非常想念他们，希望他们一切顺利。

我还有两个姐姐——玛格丽特和珍妮，一个哥哥——詹姆斯。不过我不知道他们在哪儿。也许，他们还和爸爸、妈妈一起生活在家乡。有几次我向罗斯院长打听他们的消息，可是她不让我再提起他们。我就不再询问了。现在，玛伊就像我的亲姊妹。

刚到这儿的那天，我什么也不知道。我还以为我们是在度假或者干什么好玩的事儿呢！能坐火车，还能吃到三明治和饼干，我还挺